

出反

紳

董

現

形

記



紳董現形記

光緒三十四年五月

日出版



每本實洋三角正

(紳董現形記)

編輯者 白蓮室主

出板者 日商株

印刷所 滙



代發行

社會小說 紳董現形記

張氏文

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查延賓貪做巨紳 | 宮人杰代謀詭計 |
| 第二回 | 以紳制官昌言不諱 | 奪廟興學鬼計多端 |
| 第三回 | 東方廟菩薩搬家 | 西學堂僧人覓死 |
| 第四回 | 小和尚受答叫苦 | 衆紳董貪賄分贖 |
| 第五回 | 窩裏雞私相喊殺 | 砧上肉那不垂涎 |
| 第六回 | 欺寡居徐王氏自盡 | 學師範宮長福出洋 |
| 第七回 | 送私人把持公欸 | 立官學考試斯文 |
| 第八回 | 遊東京貽無窮笑柄 | 開商局結如許冤家 |
| 第九回 | 紳董連環包攬訟務 | 巡防虛設空耗捐銀 |

紳董現形記 目錄

第十回 握全權學務處成立

籌的款施粥廠遭殃

二



社會小說 紳董現形記

文獻

白蓮室主人著

第一回 查延賓貪做巨紳 宮人杰代謀詭計

自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立憲上諭宣佈後。朝野上下也。不知有許多。人歡喜。許多人痛哭。據做書的看來。還是歡喜的人少。痛哭的人多。只因這。個立憲的主意。是痛除中國三千餘年專制的手段。故向來在專制朝廷之。下。討生活的均覺得有些不利。所以猝然受了這個轟天霹靂。俱不免痛哭。一場。至於痛哭之後。是何等現象。我看那班做官的。無非想極力阻撓新政。壓制輿論。以爲保守專制地步。可惜報界發達。又倚仗租界的勢力。任意辱罵。雖有幾個無賴的忍氣吞聲。說道好官。我自爲之笑罵。由他笑罵。究竟稍惜聲名者。不免瞻前矚後。略有顧忌。至於那班考科舉的。猛然聽得停罷考試。原不免怒恨詛咒。刮刮不休。無如學界中人。團體不堅。各人只顧自己。年

少者或做學生或做師範生。剩了那些年的僻處三家村爲獼猴王。雖日見淘汰亦惟有守窮待命牛衣對泣而已。那裏還有甚麼詭計詐術供我們做書的材料。獨有那班紳董奇幻百出令人不可思議。那一種頑固守舊的向來被人唾罵不知國家爲何物不知立憲爲何事我也不去管他。現在單表一種刁紳劣董鬼蜮多端外面戴着一副維新的假面目裏講的是新學。身上穿的是新派手裏開辦的是新政。試問他肚皮裏還是那一種攬權歛財的思想。所以立憲的預備反被他們弄得一塌糊塗實在可惡。已極故此做書的也不願污了一枝禿筆替他們形容形容慢慢一回一回的寫出一種假維新的紳董小照來。

話說東方老大帝國淮南省平江府屬下有一梧縣城如斗大土箸殷富人。民蔽錮向不喜與外人交通。大凡從別省到梧縣來的莫不指而笑之曰外

路。人。外。路。人。日。時。時。想。去。欺。侮。他。獨。有。一。種。畏。官。畏。紳。的。奴。隸。性。質。深。入。腦。筋。牢。不。可。破。故。此。歷。來。紳。董。無。不。倚。官。爲。護。符。而。官。之。貪。婪。者。亦。無。不。借。紳。董。爲。紹。介。此。梧。縣。亘。古。以。來。之。醜。態。惡。俗。闔。省。人。皆。知。之。固。無。容。余。之。詳。爲。表。白。也。近。年。以。來。朝。政。一。變。而。梧。縣。紳。董。之。現。象。亦。爲。之。一。變。這。梧。縣。城。內。有。一。大。紳。姓。查。名。延。賓。字。乾。齋。幼。本。絨。絳。子。性。頗。豪。邁。自。點。翰。林。院。檢。討。後。忽。然。變。了。故。態。妒。前。輩。紳。董。之。氣。餒。思。攘。奪。其。利。益。復。思。仿。效。其。行。爲。又。因。留。京。當。差。備。嘗。艱。苦。深。念。宦。海。風。波。迴。不。如。家。鄉。風。景。一。日。與。其。母。申。氏。在。秘。密。室。談。話。延。賓。曰。兒。自。授。職。檢。討。以。爲。功。名。一。途。獨。佔。優。勢。誰。知。北。京。城。內。翰。林。院。車。載。斗。量。又。兼。那。些。老。輩。自。尊。自。大。在。京。當。差。日。久。那。裏。看。得。起。兒。來。故。此。見。了。他。們。還。要。卑。躬。屈。節。的。稱。一。句。晚。生。兒。心。中。甚。不。自。在。兒。記。得。城。內。前。輩。如。某。伯。伯。某。叔。叔。功。名。皆。沒。有。爲。兒。的。這。樣。大。何。以。在。鄉。黨。之。

中。差。不。多。的。小。人。竟。被。他。一。聲。喝。得。頭。落。地。那。一。個。不。帖。耳。馴。伏。畏。他。們。如。虎。豈。不。有。些。奇。怪。麼。申。氏。答。言。道。我。兒。有。所。不。知。古。人。云。做。官。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這。做。官。二。字。那。裏。是。一。定。要。抓。過。印。的。麼。我。兒。試。想。你。這。個。功。名。抵。不。到。一。個。在。任。做。官。的。麼。我。看。你。這。種。脾。氣。也。不。像。一。個。做。京。官。的。況。且。我。家。又。有。幾。許。田。產。京。裏。的。那。班。窮。鬼。看。得。眼。紅。你。若。不。用。銀。子。是。千。萬。不。能。升。官。的。我。看。不。如。設。一。個。妙。計。坐。在。家。中。是。那。一。個。敢。來。欺。你。是。那。一。個。不。想。來。巴。結。你。我。兒。不。要。糊。塗。你。若。肯。在。家。中。辦。事。是。天。字。一。號。的。個。大。鄉。紳。那。一。個。老。董。事。敢。不。來。下。求。你。那。一。個。新。董。事。敢。不。來。趨。奉。你。只。怕。連。地。方。官。也。要。時。常。來。周。旋。周。旋。一。因。此。梧。縣。城。內。只。有。你。一。個。翰。林。可。算。得。尊。無。二。上。二。因。你。這。個。功。名。雖。是。七。品。却。很。清。貴的。兒。去。拜。淮。南。總。督。也。要。開。正。門。迎。接。的。娘。覺。得。好。不。威。武。況。且。你。的。父。親。忠。厚。半。世。也。不。知。受。人。多。少。

跨下。你在家替他伸口氣。雖不想十分欺人也。算受幾個利息罷了。申氏一席話。把延賓說得恍然大悟。立起身來。東邊走到西邊。西邊走到東邊。忽然以手拍案。高聲呼曰。大丈夫當如是耳。奚必爲五斗米折腰。而棄海邊天子不爲耶。已而復對其母曰。兒主意已定。決不北上。惟欲常在家鄉。必先思得一卜策。乃能不受京官挾制。否則請人代替。在那邊當差。終覺不妙。申氏曰。兒志既決。姑徐圖之可也。於是各歸寢室。延賓就枕後。心中胡思亂想。恍恍惚惚。時而覺得板着面孔。向一鄉愚怒罵。時而覺得笑容可掬的。向一薦卷老師談話。口中連聲稱是。又覺得京中有友人來信。催他進京當差。忽然又有人通報。同年某某來會晤。代幹旋留本省辦理新政。心神志不定。誰知一夢黃粱。早已三竿日上。遂趕緊洗面用點。喚家丁伺候。片刻即乘中轎一頂去拜會一個老紳董。姓宮。名人杰。字易周。梧縣最有聲名。最有勢力。最有。

資格之老前輩也。由附貢加捐知縣。並未出仕。現居四大紳董之一。老奸巨猾。足智多謀。城鄉各小董。無不如蟻附羶。終日奔走門下。不憚煩勞。卽新貴如查延賓。彼仗其爲父輩之交。不在眼下。閒話少叙。那日獨自一人。兀坐書齋。看衙內刑席某師爺來函。忽門丁通報。說查大人奉拜人杰口中說一聲。請心內輕量。道好一個大人。不知幾時才脫小孩子氣的。連忙將信收好。勉強步至階下。邀延賓入室。賓主坐定。寒暄數語。延賓因述明來意。並稱奉母命。在家定省。亦人子不得不然之事。人杰曰。這個自然。做愚叔的。當日不過一小小知縣。尙且能在家鄉做出現在這個場面來。何況賢姪。台有這樣根基。自應在家裏作作威福。也算不得甚麼過分。但要想出一個妙計。不使京官借口方好。爲脫身之計。於是側着頭。沈吟一番。忽然歡喜道。有了。有了。現在國家不是要辦學堂麼。這真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宗好生意。論你的資格。

又是配得上的。況且城中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担任此等事業。只要淮南總督肯代你奏明。說是梧縣學務廢弛已極。現有在籍翰林院檢討查延賓熱心教育。有志興辦學堂。提倡新政。我知道此等事。未有不批准者。那時老姪常在家中。不但我可以時時領教。卽吾兒亦可以得一領袖矣。延賓聽說如此。很爲得意。因決定早晚動身到平江府去尋一個老同年。向督撫那邊運動。運動話猶未了。廳邊耳門內走出一個人來。身體矮小。面戴玳瑁邊的大眼鏡。一副見了延賓。急急將眼鏡除下。叫了一聲乾翁先生。雙手長揖至地。又往後退了一步。然後向末位座下屁股坐在椅子邊上。靴尖不露出袍邊。先輕輕咳嗽了一聲。將頭一昂。腰幹一直。方纔向延賓說到。老哥何時稅駕。適有小事。有失。追陪。延賓道。不敢不敢。來未移時。適與令尊有夢話面商。未及到書齋造訪。歉甚。歉甚。試問來者何人。看書的想已明白。曉得是人杰的。

兒子書中交代。此人卽人杰長子。係偏房所生。名長福。字聖平。幼頗聰慧。惟性情譎詐。而陰險口蜜。腹劍妒而且疑。小有才能。若使立在朝綱。到也是趨炎附勢。一個第二號的好臣。他的功名。由進學而拔貢。而州判。而直隸州。皆是拿錢買來的。一心只想步他父親的後塵。將來在家做一個時髦董事。並無半點別樣思想。只因功名不如延賓。故時時想附他的驢尾。雖是狐假虎威。亦落得百獸懾伏。容易欺騙過去。是日在書齋聽得僮僕說。查大人來了。在前廳與老爺談心。所以急忙更換衣服。恭恭敬敬出來拜謁。雖是常常會晤的熟人。而禮貌却十分周到。蓋畧想做董事。必定要常常會官。故不得不學一點官場習氣也。三人方暢談未畢。忽然又自外邊走進一位客來。家丁等並未通報。不知何故。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以紳制官昌言不諱

奪廟興學鬼計多端

話說查延賓與宮人杰父子正在暢談之時。忽然走進一位客來。何以家丁並未通報。因這個客是宮人杰門下的。走狗人杰向來問的訟務。凡與署內刑錢兩席往來通函。納賄賂買機。關抄批語。送稟帖。均是遣此人暗中說合。毫無痕迹。因他本是一個書班出身。進出衙門。雖一日千遍。無人去管他的。自從做了庫總。又做了漕總。在這梧縣人的眼裏。幾幾乎認他是一個活財神。故此不足十年。即起造一座絕大住宅。又買了南庄田。北庄地。銅臭逼人。十分討厭。近年設法將卯名除去。花費幾文。捐了一個實缺巡檢。到安徽去走了一次。回家之後。居然裝出一個紳士的模樣。凡到人家。酬應俱是乘轎。帶上兩個小跟班。大呼接帖。頗覺有一點聲勢。獨到了宮人杰門下。則將身分小下來。也不投片。也不候請。即逕行欺門而入。如此習以為常。所以這一天。胃味闖入。適與查延賓相遇。彼此招呼坐下。並不須通報姓名。書中交

代此人姓王名芸從。卯名瑤章。字芷萍。性情狡猾。不露聲色。凡有勢力之紳董。無不喜其言語溫和。辦事周到。乃是諂媚的一流人物。當日至宮府。遇見延賓。十分謙遜。延賓因告以不欲進京供職之故。芸從亦極力贊成。並云現在國家大勢。已十分危險。若要做官。反是去惹煩惱。小可前歲到安徽省。亦沒有多時。卽趕緊回來。並不是戀在家鄉。無志上進。實因目下的官沒得從前好做。紳權漸漸伸張起來。反不如居家做一個紳士。到比從前的權力。膨漲得多。蓋從前紳士的權力。是從地方官借得來的。現今紳士的權力。是從地方官奪得來的。從前名叫偷弄官權。現今名叫保全民權。從前是暗昧不堪。現今是光明正大。此等道理。想乾翁先生早已明晰。不待小可贅述也。延賓應聲道。正是正是。老兄高見。將來還要請你時常條陳一二。以備採擇。芸從道。豈敢豈敢。如有呼喚之處。卽過來効勞。惟望先生不時教誨。倘能依附。

末光做一個小董足矣。芸從說完，因延賓久坐，不便與人杰講甚麼私話，卽告辭先退。人杰送至簷下，仍回原處坐定。因慨然道：賢姪將來要在家鄉做一個大紳士，創一番大事業，千萬不可自以爲是一人任意做去，並自己信服自己以爲勢力充足，不怕不轟轟烈烈一綫到底。誰敢到老虎面上來埒鬚？若是這樣思想，那就錯誤了。俗云：牡丹雖好，綠葉扶持，總要收拾三、五個同志的小輩以爲爪牙，更要用點個假傳義，搜羅幾個無用之士，買他們的心，如此方好放手做事。絕不患外人攻擊。凡才智過人，手段高強者，切勿放他越雷池一步。此等人一進山門，卽要打師父的，雖地方善堂的小董，亦不可讓他插足。此係做愚叔的閱歷之言。今番告訴賢姪，千萬秘密，勿爲外人道也。延賓於是再三稱謝而去。人杰送至大門外，拱手作別。且說延賓回至家中，將晝間一席話，稟告申氏。申氏大悅，並稱宮人杰究係老輩見識遠大。

明日兒可速至平江府一走。再看機緣行事。話休煩絮。次日查延賓。自必喚船啓程。早抵平江府。姑且慢表。祇說當日朝廷已降上諭。飭令各省督撫。趕緊多辦學堂。以爲將來變法基礎。這時候淮南總督正是楊堅帥。與平江府某大紳意頗契合。正欲奏留在省中。辦理學務。查延賓機緣湊巧。適至平江府。與某大紳籌畫此事。因而毛遂自薦也。學着大人撒屎。故此不費吹火之力。即得了一個熱心興學的美譽。延賓欣喜欲狂。回家稟明母親。不數月地方官詹如誠。即接到上司公文。於是恭恭敬敬。親自到門。送上一個照會。請他爲辦學的總董。從此門庭如市。一班蠅營狗苟之徒。終日來往不絕。不是想謀小董的。即是想請他向地方官討情的。越日大排筵席。東請地方官及新舊各紳董。暢談永夕。延賓在席間。談判辦學之策。首在籌經費。次在擇地基。再次在訪聘教員。三者未辦之先。尤宜速設一學務公所。以爲辦事之總。

綱。地方官詹君。唯唯稱是。並不敢稍贊一辭。芸從更從旁附和道。如此最好。是見乾翁先生。槃槃大才。非小可等所能望其項背。延賓大喜。又復多飲幾杯。酒至半醉。大衆均告辭而去。不在話下。光陰是箭。過了幾日。延賓特差人去請王芸從。宮長福。商議辦學籌款之法。時方臨午。二人不先不後。接踵而至。延賓招呼入座。茶談片時。均係不關緊要之言。不必細述。越刻許。午飯。三人對酌。墅平首座。芷萍二座。乾齋主席。酒過三巡。大家即密商良法。墅平道。籌款的門類很多。但是加在稅契。房捐等名目。均畧經地方官之手。反覺不便。不如抽稅土貨。勒令行戶。每月繳款。由學務公所印三聯單。經收如此辦法。可稱盛水不漏。芷萍道。這等辦法。很好很好。地方官必不能阻撓。但恐上憲或有駁詰之處。宜再加試辦。一則根深體固。不啻准我們開一座厘卡。豈不快當。延賓道。然呀。然呀。低徊半晌。忽又開言道。此等款項。只能作常年。

經費。若開辦之初。起造房屋。置買儀器。採辦書籍。以及一切生財物件。從那裏開支。於是大家凝思默想一番。墅平道有了。刻下各省辦學。凡不在祀典之廟。均可借用。梧縣廟宇最多。和尚又最富。可以先擇一個大而且貧的廟宇。用強硬手段。將和尚逐出。開辦學堂。並倡言將來大興教育。遠男開辦數十個學堂。決非一二廟宇所能了事。如此則那些富廟的和尚。個個畏懼自然。大家請人前來討情。到了那時。還愁沒得開辦。經費麼。只怕你還要裝腔做勢的多收些和尚的禮物。俚說罷。二人一齊拍手大笑。不止。延賓因呼僮僕進飯。飽餐既畢。又同至書齋品茶。再詳細計議一番。延賓說明。自己先去向地方官商議捐事。墅平芷萍二人趕緊打聽。是那個廟宇最爲安當。約定五日後。再爲會晤。遂拱手作別而去。單表墅平一人。回至家中。與父親人杰計議良久。人杰道。某某廟年來餽送不薄。某某和尚總算懂人事的。

某某廟有某人爲護符某某廟和尚的神通廣大專交結省上大叢林未便輕易動手獨有東方廟地基足有五十畝屋宇也有百餘間和尚只有兩個山田不多若用點手眼驅逐這個和尚猶如吃鹽豆一搬豈不是最穩富的麼長福聽畢人杰之言牢記在心俟明後日再與芷萍計較以占可否話不多贅再表延賓次日擬好幾條辦法乘轎去會梧縣詹公寒溫既畢即將辦捐之事縷述明晰並奉上章程一紙詹公接過來反覆閱看皺着雙眉心中却是要反對外面勉強點頭道很好很好只要上憲不駁下來兄弟無有不贊成的延賓道治下的意思本是試辦以本地之捐供本地之用又是土貨只要與情翕服沒有辦不成功的但是風氣未開創辦之初難免不招物議故此須仰仗公祖的告示廣爲宣佈斷不至有甚麼意外的事鬧出來詹公道君言誠是貴地人民向稱純良再有閣下妥爲勸導兄弟決不過慮容日

卽當申詳各大憲察。言畢舉碗飲茶。延賓遂辭別出署。不三四日。芷萍與墅平二人。又一同至延賓家來。是日延賓已先出門。故暫坐守候。二人鬼鬼祟祟。不知說了多少耳語。想來無非商議東方廟的事。須要一口同音。不可彼此參差。反致露了馬脚。故此說說又點點頭。又搖搖頭。又暗笑一番。家丁立在門外。均竊聽不出一句話來。秘密已達極點。越片時。延賓果歸。二人連忙至階下。拱立候駕。延賓亦鞠躬如也的。假謙恭幾句。三人卽叙賓主坐下。墅平因先啟口。告以從東方廟下手之策。芷萍亦表同情。延賓低首半晌。方回言道。這個廟的和尚。究竟若何。芷萍道。又麻雀吃烏煙嫖老婆。可以算一個。無所不爲。極混帳的。禿驢四城門。兩水關。那一個不曉得的。延賓道。既然如此。逐他到也不難。就是有一個人。似乎面子上難以爲情。此人爲誰。因何難以爲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東方廟菩薩搬家 西學堂僧人覓死

話說這東方廟四十年前。有一個讀書先生。在此開門授徒。內中有一個學生。家貧不能自存。先生愛他聰明。不取他的束脩。甚至贍養其母。後來這個學生。回廣東本籍。漸漸發達。官階陞至四品京堂。却時常到梧縣來。看顧老師。無論那一次。皆寓在這東方廟裏。故此這位先生。在梧縣城內。亦覺得畧有些勢力。書中交代。這先生姓吳。名友松。字竹生。學生姓余。名瓊。字園夫。末後官至侍郎。原品休致。不在話下。單表這吳竹生先生。老年好佛。常川往來廟宇。與僧道爲友。聽說各省興辦學堂。有毀拆廟宇情事。彼卽咄咄書空。切齒痛罵。恨不生食新學家之肉。以雪其忿。如此情形。已非一日。人皆以瘋顛老人目之。延賓所指難爲情者。卽是這個老先生。因彼與東方廟僧人。感情頗厚。必不免干預其事也。芷萍因隨口答道。不要緊。不要緊。我輩辦事。若如

此。畏。首。畏。尾。試。問。能。幹。得。甚。麼。呢。況。且。吳。友。松。先。生。的。爲。人。向。以。和。平。爲。宗。皆。聽。他。口。裏。好。像。千。不。干。休。萬。不。干。休。試。看。他。那。一。件。事。能。強。硬。到。底。的。只。要。極。力。與。他。反。對。到。了。結。果。之。時。彼。沒。有。一。毫。不。依。允。的。俗。云。虎。頭。蛇。尾。卽。是。這。位。先。生。的。代。表。做。到。末。場。不。過。長。吁。短。歎。背。後。說。幾。句。瞎。話。而。已。那。裏。還。有。甚。麼。本。領。去。運。動。余。園。夫。京。卿。來。與。我。們。爲。難。這。事。在。愚。晚。看。來。可。以。放。手。做。去。不。必。去。管。他。待。他。有。甚。麼。動。靜。再。隨。機。應。變。弄。他。個。大。大。的。下。不。去。他。自。然。知。難。而。退。捏。着。鼻。子。吃。葷。菜。絕。不。敢。明。目。張。膽。來。祖。護。和。尙。與。我。們。打。對。頭。官。事。也。延。賓。道。芷。萍。之。言。有。理。我。非。遠。慮。不。過。恐。其。阻。撓。又。多。一。番。周。折。耳。豈。平。道。我。們。現。在。辦。這。等。事。周。折。總。是。有。的。惟。看。那。一。個。的。勢。力。大。大。得。一。分。卽。贏。得。一。分。大。得。十。分。卽。贏。得。十。分。此。等。老。朽。鼠。輩。必。不。敢。拿。螳。背。來。當。車。縱。有。甚。麼。舉。動。亦。不。過。如。浮。雲。之。蔽。日。祇。須。施。一。點。小。法。術。起。

他。一。陣。旋。風。卽。將。那。浮。雲。捲。得。乾。乾。淨。淨。俗。云。打。得。一。拳。去。省。得。百。拳。來。不。弄。一。二。個。忠。厚。無。能。的。開。開。刀。向。後。辦。事。焉。能。勢。如。破。竹。延。賓。道。豎。平。之。見。更。比。芷。萍。來。得。高。強。鄙。人。得。了。你。們。二。位。叅。謀。可。算。得。龜。蛇。二。丞。相。了。豎。平。芷。萍。二。人。齊。聲。道。好。好。乾。翁。先。生。把。我。們。當。畜。生。了。說。罷。三。人。鼓。掌。喧。笑。一。番。於。是。遂。約。定。午。後。三。人。同。到。東。方。廟。一。走。看。看。風。景。果。然。能。起。造。一。座。學。堂。說。不。得。請。那。些。泥。菩。薩。也。要。搬。搬。家。到。西。方。廟。裏。去。居。住。呢。轉。瞬。鐘。鳴。二。下。三。人。乘。肩。輿。至。東。方。廟。門。首。一。齊。下。轎。携。手。而。入。早。驚。動。廟。中。住。持。到。階。下。迎。接。招。呼。至。客。堂。就。坐。原。來。這。東。方。廟。的。和。尙。係。是。師。徒。兩。個。師。父。名。清。靜。徒。弟。名。悟。真。清。靜。老。實。無。能。違。條。犯。法。之。事。並。不。敢。去。做。惟。有。悟。真。却。終。日。出。外。遊。蕩。不。安。本。分。全。無。一。點。出。家。人。的。規。矩。但。是。腹。中。畧。識。之。無。頗。有。機。變。不。甘。受。人。侮。弄。是。日。只。有。老。和。尙。一。人。在。家。見。了。城。中。的。大。鄉。紳。親。自。

降臨。心中大大吃了一驚。連忙呼喚道人煎茶。自己忙到房內。取了兩碗茶葉。裝了四盤茶食。安在客堂中間桌上。口中連連說道。實在不知大駕光臨。所以並未預備。怠慢之罪。知不容恕。伏乞諸位大護法哀憐寬宥。小和尚一次罷。芷萍道。客氣客氣。適因別有小事。便路至寶刹瞻仰。瞻仰以擴眼界。所以並未預先知照。那有反來怪你之理。墅平道。我們到四面遊玩遊玩。受一點新鮮空氣。再爲計議。延賓遂立起身來。揚揚然在前頭信步亂走。兩隻眼睛四下裏觀望。墅平芷萍二人隨肩而行。跟着延賓一步一趨的。不敢離開。且時常側着耳朵。誠恐延賓開口講甚麼。沒有聽得的樣子。有時他們耳語絮絮叨叨。亦聽不明白。又有時二人以手指東畫西。彷彿要更動屋宇坐向的意思。和尚侍在一邊。見他們耳語。又不敢近前竊聽。年紀大了。耳中腦筋又不靈活。心裏懷着鬼胎。前思後想。暗中自言自語。道俗云。無事不登三寶。

殿。今日三個紳士。來得很有。些古怪。他們俱是城裏人。一座古廟。有甚麼意味。要來遊玩。若是借地避暑。我們這裏。又沒有茂林修竹。若有朋友。要在此讀書。亦應到屋子裏邊去。看看乾淨。不乾淨。爲何立在這天井中間。東張西望。俗云。一丈長的和尚。摸不到個頭。眞眞覺得詫異。不表和尚暗中思想。且說他們三人。審察一番。仍然同至客堂坐定。芷萍先啓口。向和尚道。你這個廟。地基若干。每年有多少進款。和尚謹慎。謹慎的答道。小和尚這座廟。是一點香火沒有的。全靠師徒二人。到施主家念佛。取幾文經錢。餬口度日。地基雖大。只有殿後半畝。可以種種蔬菜。沒有租息。半文。豈平道。照這樣說來。你住這個廟。也很苦惱。何不另尋一個廟去住。免得在此受苦。和尚心中又暗吃了一驚。連忙辯說道。小和尚並非嫌苦出家的人。蔬菜淡飯。理應如此。安敢妄希。非分不過。拿他們富廟比較起來。實在是一個窮廟。只因僻在

城東進香的施主很少。故此連菩薩身上的金俱剝落不堪。到如今也沒有募化到分文。伏望三位施主大人提倡提倡。古語云：財歸山門，福歸施主。延賓道那些話，且容緩日再講罷了。於是三人俱乘肩輿而去。和尙忙了一番。全不知其中底細。且要想去募化他們。這不是一個癡蒼蠅跟了賣炭的麼。可笑。可笑。再表延賓回家之後，喚了一個門管先生，姓沈名瑗的，代他寫了信函一封，送到縣裏去請示。又代寫一條子，去喚僧官，令他立刻來前。有話面述。話分兩頭。單表僧官心德。一見查大人來條呼喚，不敢怠忽，趕緊的換了外衣等件。三步當着兩步的，隨着僕人來至查府，立在階下。俟廳上傳喚進來二字，方敢入室。手上提着一串念珠，頭上戴着平頂大帽，恭恭敬敬的向上叩首。然後就座。延賓道：請你無別因，現在要辦學堂，非得一大廟宇不可。我昨日已經擇定東方廟，可以敷衍。先辦一個學堂。縣裏業已請示，特煩

你帮忙。將兩個和尚安插別廟。大殿前後各神像。搬移他處。十日內。即要翻造房屋。千萬不可延宕。心德口中。連連稱是。忽又。囁道。搬運不難。總要有些糜費。延賓道。那個聽你去。做便了。難道。他廟中。沒有傢伙。什物。可以生財的麼。心德聽到此句。心中。暗暗。歡喜。口內。又。連連。招呼。道。承大人。體卹。小和尚。就此。告別了。約。運。八。九。日。定。可。着。人。帶。了。鎖。鑰。去。收。廟。宇。決。不。肯。聽。他。支。吾。也。延。賓。送。至。階。下。不。提。却。說。僧。官。心。德。到。廟。之。後。立。刻。出。差。一。名。持。票。送。至。東。方。廟。內。勒。令。三。日。內。搬。清。是。日。午。後。二。僧。俱。在。廟。中。忽。然。接。到。僧。官。差。票。大。吃。一。驚。清。靜。道。不。好。了。不。好。了。禍。事。來。了。你。我。二。人。從。此。到。那。裏。去。居住。呢。悟。真。埋。怨。道。這。總。是。你。前。日。說。得。不。安。當。鬧。出。這。個。大。晦。氣。來。若。是。我。在。家。中。早。已。看。出。風。頭。就。是。去。滾。釘。板。也。要。想。點。法。兒。去。招。呼。招。呼。如。今。却。來。不。及。了。清。靜。道。你。平。日。不。修。名。譽。終。日。遊。蕩。剩。了。我。一。個。老。年。人。到。那。裏。

識得他們的圈套恐怕還是你與什麼人有仇隙弄出這等棘手的事來。悟真道不要胡言亂語。我們且覓一個閒廟去住下。兒幾而作。再別想良方。來打他一個復仗罷了。俗云。光棍不吃眼前虧。我們那裏能拿雞蛋去撞石卵呢。清靜聽到這句話。兩隻眼眶裏已注滿熱淚。如真珠一般的拋下來。悟真道師父何必如此傷心。姑且硬着頭皮。走出去。再談到了次日。師徒二人。方要出廟。忽見僧官同了一班挑子。轟轟而來。先到大殿上拈香。然後用紅紙將佛像的眼睛遮貼起來。名叫閉光。於是各挑子大動其手。將菩薩請下來。抬出廟門向西而去。路中看熱鬧的人山人海。口內俱說道。菩薩搬家了。菩薩搬家了。只見得大些的菩薩有連座子。二人抬的有用蘿担。一人挑的小些的菩薩有架在肩上的。有七橫八豎的捆着一束的一傳十。十傳百。不到片時。這個梧縣城內。那一個不曉得這宗事件。說的說。歎的歎。鬧個不休。到

了十日之後延賓遂令人去收了廟門首先用硃箋大書學堂辦事處五字張貼起來十分得意不料那一天早晨清靜老和尚忽然吁吁的走進來撞着一個執事的即不分皂白以頭對着胸膛極力的冲將過去那人見事不妙盡力一讓老和尚撞在壁上鮮血被面不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小和尚受笞叫苦 衆紳董貪賄分贓

話說當日清靜和尚頭破血流殞臥不起辦事諸人亂成一團有的忙把和尚扶起來坐在地上的有的覓了一張粗紙替和尚拭去面上的血有的大呼速去買些傷藥來有的呆若木雞一言不發有的說速去至查府送信紛紛擾擾手足無措惟有那被和尚撞胸之人大言責罵道這和尚豈有此理你的廟宇又不是我一人私奪的何以單要同我拼命半句話也沒有講即這般鹵莽起來真真是個該死的奴才你們不要理會他看他有甚麼花樣鬧

中。來。頭。皮。上。擦。破。一。點。有。甚。希。奇。古。怪。大。家。這。樣。敷衍。他。還。要。折。了。他。的。壽。算。呢。依。我。的。脾。氣。就。要。將。他。手。脚。捆。起。來。灌。他。的。黃。湯。今。番。姑。且。饒。他。喚。幾。個。脚。夫。來。把。他。抬。出。大。門。聽。他。向。東。也。好。向。西。也。好。不。要。去。管。他。假。如。他。不。做。聲。卽。抬。到。地。保。那。裏。去。再。爲。計。議。吩咐。已。畢。自。己。嘴。裏。說。得。渴。起。來。吃。了。一。杯。茶。卽。昂。然。而。去。請。問。這。個。人。是。誰。書。中。交。代。這。人。姓。查。名。羅。字。羨。之。是。延。賓。的。遠。房。同。族。特。派。來。經。收。學。務。捐。事。的。這。和。尙。何。以。陡。然。要。與。他。拚。命。祇。因。彼。師。徒。二。人。見。勢。不。妙。本。不。敢。出。場。阻。止。故。此。另。覓。北。門。外。棲。霞。院。居。住。不。料。次。日。想。來。搬。取。物。件。進。門。一。望。幾。如。空。窖。一。般。於。是。蹬。足。痛。哭。悲。苦。萬。狀。經。旁。人。再。三。解。勸。始。含。淚。而。去。因。回。至。棲。霞。院。與。徒。弟。悟。真。同。到。僧。官。處。理。論。再。表。僧。官。心。德。本。是。一。個。無。賴。的。和。尙。那。日。聽。了。查。延。賓。之。語。卽。懷。了。一。個。吞。沒。傢。伙。的。野。心。因。與。查。羨。之。連。手。串。謀。瓜。分。以。免。後。患。到。此。時。

清靜等來。前他卽向清靜道。此事與我無涉。乃是羨之一人吞沒的。故此清靜信以爲真。左思右想。沒有勢力能向羨之去說理。只好拿一條老命去同他拼一拼罷。不意轉傷了自己的頭皮。那羨之反逍遙自在的。跑到延賓那裏去。火上澆油。說和尚如此野蠻。非用些強硬手段。斬草除根。恐將來春風一起。又要生出許多萌芽來。延賓不審情由。遂爲羨之所惑。次日遂乘轎至縣署。拜會詹如誠大令。因細述和尚不守清規。既去復來。拚命行凶。希圖敲詐種種可惡。非費心從嚴懲究。將來阻撓興學者。定必接踵而起。惟望大公祖爲殺一警百之計。勿稍姑息。爲禱。詹公連連應允。當卽飭差飛速傳清靜和尚。隨晚堂審訊。延賓畧坐片時。稱謝而去。單表清靜和尚。自從那一天抬至棲霞院。又氣又惱。午後即大寒大熱。不省人事。口中譫語道。哎呀。哎呀。我師徒二人前身一定殺了人的呀。今身弄到這步地位。我真正傷心呀。叫喚

一番又怒罵一番又懊恨一番正在鬧個不休忽然公差到門急如星火立刻要提清靜到堂無奈走到牀前一看只見和尚頭上捆紮藍布蓋了一條破絮被二目半睜半閉的口中喃喃不知講些甚麼差人以手向清靜頭上一摸覺得猶如炭熾一般回轉頭來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卽向悟真說道既如此卽要請你去走一遭悟真尙想支吾誰知公差反臉無情說了一聲快走拖了和尚的衣領往外就跑悟真無法只得垂頭喪氣的跟他前去坐在那廳事房簷下又飢又冷直待到三更時分方聽得堂上傳喚悟真趕緊前行到公案之下匍匐叩頭不敢仰視堂上開口問道你的師父清靜爲甚麼到學堂辦事處去敲詐悟真道小僧的師父不敢敲詐實因氣憤不過出此下策堂上又道廟宇改學堂是奉上諭的你師父敢阻撓廢悟真道小僧師父不敢阻撓堂上怒道然則要怎樣爲甚麼要去拼命悟真道老爺在上小

僧本意偕師父搬出。並無別意。想不到這查羨之。傷盡天良。將僧人暫存的傢具。全然吞沒。故此。與他拚命。堂上又怒道。拚命怎樣。這不是訛詐麼。悟真道。並沒有訛詐。堂上怒道。胡說。掌嘴。悟真道。請老爺息怒。一丈長的板子。打不到無罪之人。堂上大怒道。這個和尚口齒很利害。決不是安分的東西。你既說打不到無罪之人。本縣今日定要打你看你逃到那裏去。於是大喝一聲。拖下去。將板籤往下一丟。說打打打。兩邊皂班如狼似虎的將和尚拖下。不由分說。按倒在地。褪去褲子。露出雪白屁股。一五一十的打將下去。和尚連聲呼冤。已經打下二百板子。堂上呼放起來。和尚扯上褲子。一顛一簸的跑上去。堂上問道。你知罪麼。和尚沒法。只得磕頭如搗蒜的說道。小僧知罪。請老爺開恩。罷堂上命和尚對一張改過切結。親自畫了一個押。方纔放他回去。差役等又一齊擁到棲霞院來討堂事錢。那個討打手錢的。且說。

格外加厚。你自己曉得。屁股上痛不痛。連癢也沒有。抓着總要多加幾文。吃酒和尙忍氣吞聲的開支一番。大家含笑而去。話休煩絮。只說次日城內轟傳東方廟和尙吃了二百板子。那一個不說是新聞奇事。嚇得那班有錢的和尙。屁滾尿流。不知如何是好。凡有門路可走的。俱各奔山頭。總想向查延賓面前討個人情。那班小董。個個趾高氣揚的。先推敲他幾文。也有一手包辦的。也有索詐不遂。假說要他廟宇的。也有直行由查府門管先生進言的。也有想不到法子。走不到門路的。和尙轉請那相好的尼姑。到查老太太那邊設法的。不到兩個月。足足的收了有二十萬金。其中由王芷萍來手最多。由宮墅平來手的。也有兩筆大款。於是大家藏去八分。剖爲四六對拆。餘下二分。作爲各廟宇方丈。情願報銷的開辦經費。隨卽由帳房將此二萬款歸辦事處存莊生息。以便支用。餘外尙有一座最富的廟。名慧覺寺。向來頗有

財名。無論大小捐事。均是嬰輸納的多。則一萬八千少。或一千八百。從來沒有漏網之魚的。推原其故。聞得從前父老閑談。俱說這座廟。自建造至今。有五百餘年之久。在元朝時代。是一江洋大盜。因犯了逆天罪案。全黨削髮爲僧。造了這座廟。名爲慧覺寺。取忽然通慧同歸正覺之意。後來愈久愈富。置田產。購房屋。所有產業多。寡外人均不能知其真相。或云三百萬。或云二百萬。從來沒有募化一個施主。故此也無人去稽查他。但是有了捐事。紳董的眼光。俱是要落在這慧覺寺的。刻下學堂的事。外面雖未開捐。而慧覺寺的當家和尙。已知道在所不免。書中交代。這個當家和尙。名叫本性。號知原。年紀不滿四十。頗有見識。遂擇日請各寮房執事和尙。開禪堂會議。以爲抵制之策。屆時鐘鳴三下。大衆源源而來。俟齊集後。知原遂立禪堂中間。先演說東方廟各節。後說到外邊風聲大作。各廟均有戒心。我們這個廟。又是慣

出捐的更要加緊設法。免得後來吃虧。計議多時。決定選客堂師父悟靜。到淮南運動督撫憲的告示。能做到永遠免捐。最爲上策。一面由方丈純如。到宮人杰那邊去。彌縫一番。因宮長福與查賓延是一鼻孔出氣。故也話分兩頭。單表純如和尚。次日早起。盥洗畢。卽逕到官府求見。人杰隨卽喚純如。到書齋坐下。詢以來意。純如不敢隱瞞。述明一切。人杰道。免捐一層。總怕不能做到。但是現在尙未開捐。能慷慨倡首捐輸三百五百。亦可以不至十分推敲。俟老夫與吾兒長福說明。使他到延賓那裏去。用我的口氣。替你們招呼招呼。當不至別生枝節。純如連連稱謝。告別而去。後來宮墅平。因此事係奉父親之命。到延賓那裏去。到也十分帮忙。不料延賓反生了疑心。向墅平道。我的老哥。你何以今日弄反了來替這個廟宇說情。也就奇了。這是城中第一個肥羊。放他過去。單單剩了那些瘦雞。跼嘍來。嘍去。有甚麼味兒。况且向

來辦事。你我不分彼此。只要你看得過去。我沒有甚麼不可。若是拿你老翁來搪塞。我那就以後不好共事了。說罷。把面孔向上一仰。用手托住下腮。做個不休不睬的樣子。墅平大驚。心中叫苦道。不好了。此事有人先放水了。讓我來且試他一試。至於如何試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窩裏雞私相喊殺 砧上肉那不垂涎

話說宮墅平知慧覺寺的事。必有了先入之言。因即答道。家父之意。並非袒護他。不過叫小弟前來請示。但這個廟的內容。究竟如何。乾翁先生不妨明以告我。何必如此生氣。難道小弟尚算一個外人麼。延賓變着臉。笑向墅平道。我何曾生氣。但令尊吩咐之數。去題太遠。前日芷萍已與我計較一番。說這個慧覺寺。很不懂道理。到如今也沒有請人來招呼。殊屬可惡。已極將來。一定要與他爲難。若說什麼三百五百不娶爲他所欺。此次必叫和尚多放。

去一點血方顯得我輩的手段。此話不遠約摸一二日之前。纔與我說過。今老兄忽然代這和尚來作說客。豈非自家鬼來簸弄自家。人麼。說罷哈哈大笑。墅平道不要說了。這總是在萍。豈有此理。他憑空結撰想出來。放屁幾幾乎把我們鬧出意見來。不是一個大笑話麼。若是把外人曉得不更覺得沒趣麼。況純如和尚既然請家父出場。家父遣小弟來相商。大家都是六扇門裏的人。你有甚麼高見。小弟可以回去稟明家父。再爲斟酌。亦絕無專主之理。延賓笑道。原來如此。我一時誤會你千萬。不。記。念。在。心。如。今。長。話。短。說。這慧覺寺總。他。多。多。看。破。一。點。罷。了。墅平領畧延賓之意。點頭答道。是小弟。明後日再見罷。遂卽告辭而去。但凡天下事不巧起來。亦真正古怪。墅平方去。而芷萍忽來。兩不遇頭。雖平時至契之友。照這樣陰錯陽差。卽可以將兩邊弄了參商起來。話不多贅。只說芷萍一見延賓。便含笑問道。墅平來否。

延賓道彼去未多時。芷萍道爲慧覺寺來乎。延賓道然也。芷萍道彼願出學捐幾何。延賓道尙未言定。芷萍道這樣還好。我適至門房。卽聽說墅平今日在此。我神怕乾翁先生輕輕的賣去。這個人情那就讓和尚佔便宜多了。今既未定。還算是個造化。我昨日聽說慧覺寺開了禪堂大會。公議此事。且派了一個悟靜和尚。到省上去運動。想與我們作對。又聽說東方廟的小和尚。屢次去求吳竹生先生。設法幫忙。現在吳竹生也沒有妙法。只代他寫信一封。致北京余園夫京卿而已。昨又聽說這個悟真與悟靜本是同戒的兄弟。故此二人同行。以便商議行事。如此說來。這個慧覺寺不趕緊的。用些專制手段。懲警他一番。是永遠不能制服他的。延賓道照這樣看來。此事真覺棘手。宮老先生本是一個老狐狸。俗空中飛過十五個虻蟲。一經他的眼。卽知道七雌八雄。我們做事。萬瞞他不去的。不如你明天到人杰那裏去走一

遭見風掛帆。不要與他鬪氣。彼決不至過於袒護和尚。一定要與我爲難。況有墅平在旁。走到那裏。說到那裏。最好忙萍道。且讓我去碰他。一頭斷不至於決裂。乾翁先王放心可也。遂告別而去。再表墅平。走到家中。見了父親。卽說道。今日之事。很覺奇怪。延賓疑我們得了和尚的賄賂。替他去作說客。起初將我蹊落一頓。幸做兒的格外溫存。方纔將意見消去。若是鍼尖對麥芒。唇槍舌劍。一句不讓。立刻卽要大鬧起來。後知是萍從中作祟。人杰聽到這句話。並不待墅平說完。卽大怒道。這小厮當日全是我提拔。他起身的近來。得新忘舊。常到查府去奔走。我這邊連足跡總不到。實堪痛恨。難道慧覺寺的事。我總不能管麼。看他有甚三頭六臂的手眼。與我下一盤對着的棋。試試看說罷。氣吁吁的坐在那太平椅子上。思想一會。復啟口道。我兒延賓。這厮近來頗覺夜郎自大。但彼偏聽小人之言。我總不能不原諒他。因將來

吾兒要同他處世故也。若是在萍，不要怕他。我總有法處置他。惟投鼠忌器。此時若與他鬧脾氣，卽是與延賓鬧脾氣。反覺不安。只要把一點瞎路他去走走好了。墅平答應道：「正是。正是。午飯將罷，芷萍適叩門而入。人杰一見卽冷笑道：『西客西客，多日不晤了。』」芷萍道：「近日俗事蝟集，故此少過來請安。人杰道：『我這裏是一個冷落衙門，現在也沒有甚麼事煩勞尊駕。』」芷萍道：「老先生巧說比罵我。還要利害些。」小可知罪了。小可知罪了。於是大家默坐片時。人杰又冷笑道：「芷萍兄，慧覺寺的和尙，你想他送你銀子。若干。芷萍見話不投機，連忙答道：『此是公事。小可焉敢私下裏想他銀子。即使他有些賍送，也是大衆公分。小可從來沒有一個人作弊的人。』」人杰道：「作弊我也不去管你。但是這慧覺寺的事，現在由我一手經理。延賓那邊有我招呼。大家的場面要緊。請閣下不必添油加醬的在延賓那裏燒鬼火罷了。」芷萍道：「這事實與我。」

無。涉。前。日。偶。然。談。及。亦。不。過。是。口。頭。語。那。裏。有。甚。麼。不。堪。告。人。的。私。話。老。先。生。幸。不。冤。屈。煞。人。小。可。從。此。閉。口。結。舌。決。不。敢。再。贊。一。辭。以。表。寸。心。說。罷。人。杰。亦。不。做。聲。茫。茫。無。耐。只。得。告。別。而。去。人。杰。送。客。回。座。向。墅。平。道。茫。茫。此。去。若。何。墅。平。道。諒。彼。決。不。敢。再。開。尊。口。矣。兒。現。在。想。得。一。兩。全。之。法。兒。記。得。前。日。到。東。方。廟。那。裏。去。看。見。這。個。廟。的。大。門。是。朝。東。的。當。時。即。留。意。到。廟。外。察。看。一。番。假。如。將。學。堂。大。門。改。為。朝。南。則。前。面。頗。嫌。窄。狹。因。有。慧。覺。寺。的。竹。園。障。蔽。日。光。殊。欠。開。朗。依。兒。愚。見。若。使。慧。覺。寺。多。送。銀。子。我。父。的。場。面。何。在。若。仍。然。如。此。延。賓。又。難。依。尤。不。如。令。慧。覺。寺。將。此。竹。園。地。基。奉。送。與。學。堂。外。面。說。是。由。學。堂。買。下。來。的。留。和。尙。一。點。場。面。而。我。們。帳。上。又。好。開。支。豈。不。是。一。舉。兩。得。況。且。學。界。的。事。派。不。到。茫。茫。干。預。既。不。由。彼。經。手。彼。亦。無。從。染。指。教。他。忙。得。兩。手。赤。空。也。算。報。答。他。了。人。杰。道。吾。兒。所。見。不。差。因。立。刻。着。人。喚。純。

如來前告。訴他這樣辦法純。如係與本原同來二人連聲允諾。人杰喜大遂親自喚轎至延賓家私談。永夕秘密異常。直至三更時分。方議妥回家。此事即算了結。不提單表延賓布置興學之法。揀了同心合志者二十餘人。當即自命爲總辦。每年薪水七百兩。暨平及牛文通孝廉爲協辦。每年五百兩。言午橋爲學監。每年三百兩。助籌學捐董事。城廂共十六人。不起薪資。並轉請地方官速下札諭。即日開辦。又派程君松堅與查羨之爲書記兼帳房。每月式拾元。所有捐納土貨之法。係核定猪羊每隻二十文。棉花菜子每石五十文。先行試辦三月。由行戶繳納。每季調查行戶底冊一次。收捐時給發三聯單爲憑。從此學務辦事處張貼告示。懸掛虎頭牌大書學務重地。閉人止步。並派保甲勇丁二名。穿了紅邊號衣。排坐簷下。凡鄉村農夫初次進城者。徘徊觀望。往往受彼等吆喝。甚至提起無情的烏龍鞭。信手便打。故此人皆呼

辦事處爲新衙門相戒勿去探望免得吃虧卽各行戶完納捐款者亦必先由號房通報方准出入每月程松堅查羨之二人至各戶調查底冊偶有齟齬卽將行戶暫交地保令帶至查大人那裏發落這些生意人俱膽小如鼷黠者每逢月底均預先請他二位吃茶吃酒到了調查之時卽隨手蓋戳毫不推諉忠厚老成者不知逢迎往往被地保拘去苦苦哀求始得私下裏了結索詐百端如同遭了人命官事一樣間有一二強梁者不甘受欺則程查二人必先稟明延賓說他們百般刁難以多報少及至延賓將人喚至面前又不由分辨不問情由痛罵一頓揮之使去倘若再要剖白卽勃然大怒無論有理沒理持片送至捕廳衙門懲辦非答卽枷如此日久這梧縣城內直弄得怨聲載道其中實在情形查延賓亦不得盡知而左右爪牙知豎平文通等俱是通同一氣以愚民爲砧上肉大家垂着涎任意的苛歛毫無顧忌

當時有牛文通攻徐氏一案。尤覺慘酷。文通之父牛金。向開豬行。同業中有徐南生者。素與牛金不睦。南生死後。由寡婦徐王氏撐持門戶。但牙行的章程。不准故帖私充。所以牛金屢次欲攻伐徐王氏。均由同行勸阻。自從文通鄉舉後。牛金頗覺目中無人。近日文通又做學務協理。常常與查延賓一同辦事。更覺得眉飛色舞。在牙戶中可以首屈一指。於是遂欲趁這個查捐的機會。下徐王氏毒手。其計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欺寡居徐王氏自盡 學師範宮長福出洋

話說牛金設計陷害徐王氏。即用阻撓學捐爲題。令地保出名具稟。加上牛文通一個名片。地方官詹公。卽日出差。飭令查復核奪。牛金卽將差人李福。喚至家中。重重賞他五十元。令三日後。卽行稟復。說徐王氏蠻橫無理。不但阻撓學捐。而且無帖私充。與行中夥計流氓。姦識差票到門。全然不理。小的

反被辱罵一頓。特此叩請加派幹差，協拿到案訊辦。云云。李福歡天喜地的領了銀洋滿口承認。如法炮製。後來詹公竟爲差人蒙蔽。果然出了硃籤。立提到案。將徐王氏鞭背二百下。押入待質公所。家中子女幼小。又無親戚敢出頭帮忙。牛金胆敢將其子女遷移別室。所有房屋傢具一口吞下。待詹公二次提訊。勒令繳故帖。閉歇釋放。而徐王氏已無家可歸矣。不得已赴平江府上控。又由查廷賓通函府署。仍批飭縣清查。徐王氏不服。又奔到淮南省上控。始由藩憲批准委員查辦。及至委員到了梧縣。仍是與牛金等朝夕往來。通同一氣。一面電稟說徐王氏誣控。因係女流受人唆使。姑免深究。一面飭地保將房屋查交原主。而牛金膽敢私行拆毀。多間改換門戶。徐王氏歸家後。愈想愈憤。遂至服毒自盡。其子女無人撫養。至今流爲乞丐。試問這個光景。傷心不傷心。諸如此類之事甚多。亦可見梧縣紳董之氣。及紳董之

伎倆矣。從此捐款。每年可收一萬餘金。約經一年有半。學堂的工程。方纔告竣。頭門足有三丈餘高。會客廳。廳總協理室。均碩大無比。好似一座大雄寶殿。教習室及課堂次之。學生臥室。則矮小不堪。如鴿子窠一般。通前澈後。油漆一新。鄉間小董來堂。瞻仰者。無不嘖嘖稱羨。以爲梧縣之巨觀。獨有一二在東洋留學及由香海淮南就學者。年假回里。均議論紛紛。以爲不合學堂建築法。查延賓聞之心頗不安。越數日。招集墅平等。大家商量抵制之策。於萍道。現在國家專講變法。我們做紳董的。也不可拘守舊章。況且這個興學的事。本來是一種新政。小可說一句老實話。固然是。一毫不懂。卽是乾翁墅翁。雖是讀了幾年書。究竟還是一個八股出身。那裏能夠十分當行。怪不得他們自外洋回來的。指點出許多破插俗云。耳聞不如目見。這句話實在不錯。延賓道。然則我們所辦之事。都弄得不好。將來卽請他們回家辦學。我等白。

忙了二年有餘。卽拱手而讓。麼世萍道。這話不然。我是一個書班出身。又多
 了幾歲年紀。故此不能留學東洋。若是乾翁先生。竟幾個親戚朋友。只要與
 我們的宗旨向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那就不妨放他們到東洋去留學。二
 三年等他們回家時。卽用他做我們的帮手。豈不妥當。延賓道。話雖如此。但
 是一時很不容易做到。第一難的是沒有公費。平時常聽人說。這出洋的用
 費最大。每年多則一千。少則八百。試問到那裏去籌辦。第二難的是沒有心
 腹之人。凡少年後生。青春幼子。俱是學無根柢的一。至外洋心地。卽猝然變
 換。講甚麼自由說甚麼平權。到那時要希望他們念我們籌款的恩典。將來
 回國不與我們作對。這句話恐怕比登天還難。萬萬夢想不到的。第三難的
 是學堂現在已經要開辦。萬不能挨到數年之後。假如從前自費出洋的那
 班人搶先回家得了文憑。或是到北京考得一個出洋的功名。雖是舉人進

士名目也。無甚希奇。究竟又被他們占了。一着先鞭。豈不可惜麼。暨平聞延賓說了半刻之久。他一言不發。呆癡癡的。不知思想什麼。忽聽延賓說完。連忙提神道。乾翁所言。甚是有理。只要乾翁承認第一條。多籌一點款項。所有第二第三兩條。皆包在我身上去辦。延賓喜道。暨平有何高見。說得如此容易。我卽承認第一條。請問第二第三條怎樣辦法。到要請你說明。我們大眾方纔放心。暨平道。第二條不必憂愁。卽放小弟出洋走走。豈不甚妙。延賓大喜道。我的老弟。如此有志。真是難得。但未知老伯春秋已高。能否聽老弟自便耳。說罷。又請問第三條。暨平道。我聞得朝廷放提學使。必須到東洋考察。三月方准到任。省中候補知縣。要想謀辦學的差使。往往先稟請出洋就學。不過一年半載。卽東渡回省。督撫等憲。無不刮目相視。格外的重用。以爲辦新政的能員。我若出洋。最好就一速成師範科。大約半年卒業。然後再留東。

考察三月到那時回家。即要算我是第一個當行的了。延賓道：這樣極好。望即回府與令尊計議便了。於是大衆一齊星散。那曉得事有湊巧。人杰忽然生病。墅平回去並未敢進言。後來人杰一病不起。墅平服侍湯藥。到也週到。乃因年齒太大。天氣又冷。遂於十一月冬至節大去。墅平盡禮盡哀。開弔治喪。不在話下。直至滿了百日。方能出外酬應。時方三月。天正溫和。延賓遂與墅平重提出洋之議。墅平道：我一心肯去。決無更變。况現在高堂已故。更少一番掛念。惟問乾翁的款子在那裏。延賓道：你既決斷。我可於三日內。包你成功。現在科舉已廢。那些賓興費。俱擱在那裏。何妨撥出應用。况現今出洋考察學務。亦是爲將來闔邑子弟計。那有不能取用公款之理。俟我明日會晤詹大令一談。即可以將他們幾個管賓的董事。喚來商議提銀若干。彼等亦沒有不依允的。墅平道：如此即費心趕速辦理。靜候回音。以便預備收拾。

行囊。免至臨時匆促也。延賓次日。卽與詹公接洽。詹公道以貴地公款送貴地紳士出洋。是極美的事。兄弟沒有不贊成的。後來當晚卽寫信知照賓興董事。不提單表。梧邑賓興董事共有六人。俱係前輩舉貢。不喜談新學的。接到詹公之信。俱想反對。又礙於查延賓的場面。不得已。大家家約了日期。也學那新派印發幾張傳單。定於某某日。聚集闔邑紳士。在明倫堂公議。提賓興款送宮長福出洋的事。此單一發。震動闔城內那些舊學熱心科舉之士。個個摩拳擦掌。思到明倫堂大鬧他一陣。以雪其恨。屆期果然成群結隊的。來了多少斯文儒雅有的戴着寬邊近視眼鏡。有的戴着舊紅纓大帽。有的脚下踏着厚厚底烏靴。彎着腰。一步三搖的熙熙而來。好比鄉試進場一般。到了午初。見有六頂小轎。抬至下馬牌處停歇。內中走出六個老輩。皆是白鬚垂胸。有一個還扶了一梗過頭拐杖。均緩緩步行。至明倫堂一邊坐下。所

幸者這一天並無延賓那邊一個人影。故此聽他們罵也好，笑也好，哭也好，絕無衝突的人。後來七嘴八舌的胡言亂語，狂笑一番，也沒有一個人登壇演說。內中只有一個姓蔣的對衆人說到：科舉既停，賓興原不妨留作別用。今單單送宮長福一人出洋，我心中實不拱服。若是查延賓真是一個開通的理應將賓興的餘款儘數托出來多送幾人，一齊出洋求學，那就公允了。大衆聽得此語，均極力贊道：好好好！六個董事亦以此論爲確當，決計向查延賓計議。如彼不允，卽宮長福亦分文不給，遂向大衆告別，乘轎而去。各人亦均無言紛紛散去。惟有幾個中年書生慨然歎息道：孔子云：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我輩老矣，出洋一層也可不必去。妄想罷，獨有幾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反欣然道：我們雖不能去，我的兒子孫子年紀正在青春，均有希望，或者可以擠得上班。我們年邁無能，還可以取幾兩銀子安

家費豈不是享老福麼。旁邊一人冷笑道：只怕有年老父母的不肯送出洋罷。正說之間，已走到十字街口。大家遂車東馬西的各自回家。不提。到了次日，賓興董事果然將此意告訴延賓。延賓沈吟半晌道：這樣也好。但是送那幾位此事似不能造次草率從事。容日待我細細調查。總以品學兼優者爲上。選賓興董事道：那個自然。總以多送幾人，免得他們借口。較之送官長福一人，穩當多了。延賓亦點頭稱是。遂各告別而去。忽然走至大門邊，內有一董急急招呼他們回頭。云：尙有要話未說。不知所說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送私人把持公款 立官學考試斯文

話說那些賓興董事忽然想了一句要緊的話，忙跑回頭一齊坐下。對延賓道：賓興經費分存各舖，恐不能卽行取出。雖云多送數人，也要酌量一個數目。方好預備。延賓道：東洋留學每人連川資治裝第一年總要六百金。以後

每年約四百金。賓興董事大家吃了一驚。同把舌頭往外一伸。連連說道。這事棘手了。我們還當着每人每年一二百金。那裏曉得要這許多呢。賓興費的產業。每年不過二千餘金。照此說來。只敷送了兩個人。如何得了。延賓道。不要大驚小怪的。送到西洋去。每年一個人。即要用二千金。那時你們還要嚇死呢。現在停科四年。連本帶利。不是已有萬金餘款麼。每人留學三年。共需一千四百金。尚可送七八人。況且目下還有投速成科的。還有考察數月的。只要將餘款撥出。即可以敷衍送去。將來常川留學。約畧三四人。足敷開支。這些董事。個個俱閉口無言。面面相覷。內有一人說道。一時恐不能拔出總望。乾翁體諒。還是少送幾個。罷。延賓道。這就奇了。要多送人。也是你們適纔說的。忽然又說畧少送幾個。豈不是一宗大笑話麼。大家沒法。只得再三懇情說了許多苦衷。並說到日後補情等語。延賓方允了再議兩個字。衆董

事半喜半憂的踉蹌而去過了數日。延賓又招集芷萍墅平等互相討論。選擇派送出洋之事。墅平道言午橋可惜年記大了。此人性頗堅忍。且有服從我們的性質。至於汪汲夫亦略嫌老大。或可以就師範。其餘如江遂黃可以習唱歌。賈引泉可以習理化。邱靜之可以學手工。諸君之品學雖不見得十分高強。總算梧縣城內有名的士子。至於花進古言玉才胡希元等輩。平時專與我們反對。且均係朱均衍的門下生。尤覺不合。若是從前習過洋文的人。如石則冲哈慰曾他們已有了門徑。不便再去提携。他乾翁以如何爲延賓尙未啟口。芷萍道還有胡源極樓渭經二人。學問品行年齒三件俱算合度。似不妨一並送去。延賓道不可。此二人雖與朱均衍無關。而性質頗相似。其志趣亦甚遠。大終非寄人籬下之輩。我們恐不能控縱之也。墅平附和道誠然。誠然。延賓左思右想再不能舉出一人。心中又轉念到賓興董事

身上因暗暗忖度道：他們既再三託我，現在又想不出甚麼人來，真是落得做的人情。於是決議道：算了，算了，只送五人罷。二位師範一年速成，三位專修科二年畢業。到那時，我也不怕了。於是三人復計議開辦學堂之法，及選派教習管理人數。墅平道：小弟愚見，先辦官立高等小學一所，監學仍用言午橋，可以兼教圖畫。教員各席，可暫請老明經張冶愚先生教國文，諸清野先生教歷史地理。另到平江府，請一個算學兼體操教員，即可敷衍開學。至於事務辦事處，可以添一文案，兩邊公用。如郝子良先生，大可勝任。延賓道：墅平很有才幹，用人布置頗有乃父的風度，到也難得。但是將來招攷章程，還要費心斟酌妥善。方肯放你到東洋去也。墅平笑道：那也很容易的。明日繳卷，決不誤事。於是遂各散去。後來擬的招攷學生章程，也不必細述。單表那最出色的幾條：一學生的身家第一要清白，凡手藝工匠的子弟一概不

收一報名時務要繳取給費一元。一給單。須由廩生畫押。一年齒以十二歲至二十五歲爲限。一考試經義策論各一篇。一每半年繳學膳費二十五元。一學業不終半途告退者。須繳罰金二百元。其餘各條俱無關緊要。做書也不去錄他。以省筆墨。大約這章程是墅平主稿。延賓修飾之。文通潤色之。他們三個人的大筆。自從這個章程貼出。闔城的讀書士子。個個攢前擁後的。仰着頭張着口。在那裏觀看。也有的說。我們少年從此又有進身之階了。也有的說。我的年紀三十歲了。不曉得可能少報幾歲。也有的說。我們雖是十三歲也可以去觀觀場了。也有的說。還是考經義策論有甚麼希奇。這樣就叫西學堂。廩內中有個由淮北省回來的。說道。這個章程好不好。還是那老學究的見識。現在講說國民二字。是不問身家的。要甚麼腐敗的廩生做。保況且高等小學也沒有如許的老大年紀。可以做學生的。既然令人家繳

過學費。又不是他白白栽培的。倘若父兄力量不足。也不能勉強。因何要定如許重的罰金。倘若進堂之後。管理的人把學生當奴隸。用野蠻壓制的手段。欺侮學生。亦不要退學麼。他一人自言自語。說了半天。也沒一個人懂他的意思。答他一語。真真是古人云。曲高和寡。試問這人是誰。書中交代此人姓程。名進。字銘。千。是淮北籍。寄居梧縣。偶然回家。沒有幾個人認識他。又帶了些外路口音。故此無人與他問答。暫且慢表。單說那學堂的風景。門額上大書梧縣小學四字。是磨磚砌成的。門首貼了一張紅紙。上面寫的報名處三個字。又有一小條。附在旁邊。注明自某某日起。至某某日截止。過期不收。城鄉闕傳。開考紛紛報名者。竟有五百人之多。每人繳費一元。到是一大宗生意呢。故查羨之等。均喜形於色。還有那些廩生。從拋灰裏忽然發起熱來。雖然沒有甚麼認保派保的名目。而二三狡猾之輩。仍是用那包攬手段。專

庇護幾個身家不清的投考。故此也有互相攻擊的，也有互相分贓的。還有那身家不堪的人，人都曉得瞞藏不起來，只得又創出一個名目，說他願報銷助學經費若干，准其送一二子弟附在學堂讀書，不佔正額。其實學堂那裏有一定的額數，不過是大家掩耳盜鈴罷了。茫萍暨平文通等從中作弊，不知收了多少銀錢，收了多少禮物，且有包考包取，甚至包雇搶手換卷傳遞等情，不一而足。那些沒人力沒錢力學問又平平的，俱是名落孫山，吃了一場陪攷的辛苦罷了。實在令人作悶。後來到了考試之期，由詹如誠大令點名，廩生站班，延賓等內外照料，彷彿監場官一樣。學生等各領試卷，手携考籃，紛紛歸號。有弟呼兄者，有朋友互相招呼者，不一刻，題牌懸掛上寫經義題，得之不得，曰有命論題，救中國論，策題，江海防策，二藝完卷。各學生看題後，個個低著頭，展開卷子，振筆直書，不比攷入股時代，呶唔之聲不絕。

於耳間有一二跳膝搖頭口中喃喃作揣摩狀者莫不指而笑之時方過午繳卷者卽接踵而起不多時場屋一空延賓等翻閱一番尋不見一卷好文字卽平正通達者亦不過三四卷草率不成字形者觸目皆是於是大家燃了洋燭卽一批評做了記號然後再將人情簿子翻出來檢點一通復行從落卷內取出十餘卷又將那没人情的削去二十餘卷共計取得八十名第二日早晨卽將名次榜示大約除人情之外所取者多是二十幾歲的那年齒合高等小學的反而一個未取內中還有三名已經入泮的秀才亦被收錄旁人替他可惜他們還覺得得意之至以爲將來可以巴到一個出路那班不取的人家父母居然氣得鼻塌嘴歪甚至有用夏楚撻子弟者這種情景可笑可憐到了開學的日期又由總協理請詹大令蒞堂行謁聖禮並勉勵學生一番總不外好好用功將來爲國家棟棟之才等語學生等亦頗聽

得入耳。大家低頭稱是。所奇者。學生向官長及總協理行禮。俱三叩首。向教員行禮。俱要一叩首。教習還要向總協理行三揖禮。真真不新不舊。不知行的。是那個外國的規矩。實在要把人笑死。開學之後。各教員上課。依然。舉比坐擁。並不高聲講授。只在黑板上。出一個題目。聽學生自己去做。交卷後。批改。批改而已。學生每日見了總協理。俱要長揖。平時路遇。俱要立在一旁。以昭肅敬。間有疏忽者。卽由監學記過一次。如是不到半年。忽然那一天。來了一個知單。知照全堂各班生。於某某日。齊着操衣。聽候。不得有誤。違者記過不貸。欲知所爲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遊東京貽無窮笑柄 開商局結如許冤家

話說知單上知照何事。並未開明。直候到傍晚。方由監學言午橋牌示。云稱本學堂協理宮先生。出洋調查學務。闔堂諸生。理應戎服歡送等情。各學生

心中不甚願意。却碍於總理的場面。又恐宮長福回來。大家仍在他勢力圈之內。故此沒法阻止。只好大家在知單上。寫候送二字。那時正值四月天氣。堂中適於前二日。一概換穿白單操衣。操帽上。又加白套。一色鮮明。二人一排沿街步行。直送至東門河干排班行。鞠躬禮。然後方由原路而回。路上看熱鬧的。不解何故。也有說人家出喪的。也有說沒看見棺材。大約是到人家行祭的。也有說這個人家福氣很大。有許多子姪。穿着孝服。必然死的。是一老年人。那裏曉得。是一班學生呢。到了後來。凡總協理家中。有甚麼週年冥壽。俱是這樣排班去叩頭。甚至大紳董之家。均遣學生出去酬應。不但招搖過市。而且紳董之家。必預先遍請女客。擁立屏後。如看戲一般。故此學生行禮時。往往聞婦女笑聲。實屬不成事體。無如這班學生。見識卑鄙。不敢違忤。幾幾乎弄成一個習慣了。閒話少叙。單表宮長福等。由梧州啟行。經平江府。

乘輪渡淮。轉達香海放洋。先經長崎。後到東京。寓牛込區鶴卷町吉壽棧。五
一人路辛苦。尙算風平水穩。惟宮墅平在家。向染官場習氣。男女僕人呼喚。
慣的到了東京。百種支絀。俗云。啞子吃黃連。說不出來的苦。後來經了幾番
磨折。到也罷了。卽如吃飯。初到東京也。花去幾許冤枉錢。總吃不着合味的
菜。及至住久了。也不想吃魚吃肉。只要一碟鹹菜。將兩碗飯。送下肚裏去也。
就混過。眞所謂人在苦中不知苦。這張嘴。是第一不識好歹的閒話。慢表五
個人各抱定宗旨。宮汪二君。投師範速成。江貫等。俱各擇相當之學堂。報名
投考。幸而一榜及第。大家都興高采烈的。擇日進堂。不提光陰似箭。速成一
年實數。只有九個半月。單表宮墅平。畢業之後。與汪靜夫。留東調查三月。專
爲訪求小學堂規則。以便回家仿效。故此特請師範教員田春佐次郎介紹。
並偕同汪靜夫。察看東京官立高等小學堂三四處。二人心。中毫無把握。到

處。惟。有。贊。美。不。置。而。已。卽。如。格。致。化。學。課。堂。五。光。十。色。目。炫。神。移。試。問。一。部。念。四。史。從。那。裏。說。起。只。好。一。言。不。發。到。也。落。得。干。淨。免。致。妄。開。尊。口。反。爲。人。所。竊。笑。至。於。課。堂。上。講。課。的。教。習。全。用。日。語。他。們。二。人。到。東。京。尙。不。滿。一。年。和。文。也。沒。有。學。得。二。成。到。那。裏。聽。得。來。他。們。解。說。來。不。過。看。一。點。皮。毛。學。一。點。形。式。調。查。些。休。息。室。厨。房。廁。所。的。建。築。罷。了。偶。有。一。日。宮。墅。平。一。人。獨。坐。一。輛。東。洋。車。到。高。等。女。學。堂。調。查。功。課。適。在。休。息。之。時。堂。內。有。一。中。國。留。學。的。女。生。係。廣。東。人。年。約。十。四。五。歲。墅。平。輕。量。他。是。一。個。女。子。又。見。他。年。紀。很。小。因。問。道。小。姑。娘。你。留。學。東。京。幾。年。了。那。女。子。答。道。先。生。請。了。我。來。此。已。五。六。年。矣。墅。平。道。高。等。小。學。畢。業。否。女。子。道。尙。欠。一。年。墅。平。道。你。初。到。東。京。留。學。時。年。紀。太。小。恐。怕。中。學。根。柢。不。深。到。後。來。仍。歸。無。用。那。女。子。道。我。們。女。流。只。要。略。解。一。二。普。通。科。學。多。識。幾。個。字。罷。了。敢。問。閣。下。來。東。幾。年。墅。平。漲。紅。

了。臉說道。我來東不過一年。女子道。在何學堂讀書。墅平口中嚙嚙道。不算讀書。祇在某師範學堂習些微教育心理耳。女子道。看閣下年齒尙可用功。苦習他幾年。何以就這個速成師範。以誤終身。墅平面紅至耳。勉強應道。家中寒素。經濟困難。因此不能久留。雖云有志。其如力不從心。何。那女子又道。閣下中學想有根柢。請問你兩個故事。想先生絕不至吝教也。一中國古史上。正統閏統的道理。究竟如何。二共和政體。我們中國史書曾經見過。能詳言其時代否。墅平此時羞得滿面通紅。脊梁上流汗。幾乎欲哭出聲來。連忙老着面皮說道。小姑娘。你不要拷問我罷。我們是沒有學問的。那女子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依這樣看來。不要說我八九歲出洋。就是到六七十歲出洋。只怕還是嫌早呢。墅平此刻脚下如搽了油一般。站立不牢。忙忙躬身作別。那女子笑迷迷的說道。無意唐突。幸勿見怪。墅平遂低着头沒精打。

彩的緩步而出。走到那東洋車夫面前。看那車夫買了許多報紙。七橫八豎。的鋪在車子上。面一見墅平出來。忙將報紙疊起。那曉得。疊來疊去。愈忙愈亂。疊了有五分鐘之久。方纔疊好。向衣袋內一插。然後跳入車子圈內。預備扯車。墅平已經受了那女學生一肚子的氣。沒處發洩。出來又遇見這樣的車夫。心中不耐煩起來。口內即埋怨道。你這扯車的。還要假裝斯文。看甚麼報紙。將車子上。糟蹋得這個樣兒。那車夫一面扯車。一面怒說道。我們扯車的人。即不能看報。麼。我們苦力。生半日。扯半日到學堂。不像你們支那的。扯車夫。蠢如鹿豕。一個字都不識的。你不要小視我。我的科學。到也學了幾分。比你們中國人留學。我們小學堂的。還要高幾倍呢。墅平被他說得頓口無言。心中暗暗叫苦。道我墅平在家何等勢力。說一句話。那個不來拍我的馬屁。如今弄得倒煤已達極點。試問到那裏去伸冤。停了一刻。心中又自解。

自歎道罷了罷了且等我回家再去驕人罷好者受了人的侮辱沒有家裏人看見那裏會有人曉得不過肚皮裏吃了火螢虫自已明白罷了正在左思右想忽然車已到寓只好多給幾文買他一個笑臉不提話分兩頭再表梧縣城內自從開學以來一年有餘到也無甚風潮那一日延賓忽接詹大令來函云稱上憲接商部來文欲令各府州縣均設立商會以便振興實業因特約某日至署杯酒奉敬公同會議云云延賓拍手喜道又來一宗大生意了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這兩句話却爲今日梧縣寫照也屆期遂乘轎而往座中老輩雖有三四人而朽腐不堪既不解商會爲何事更不懂實業爲何物心中反譏笑道商會乃市僧的舉動實業一層除務農外有甚麼大關係難不成要我們提倡那些手藝麼故此詹公請他們舉幾個商董且夢由商董公舉一個會長他們大家俱推却道治晚等並不經商與商界亦不熟

悉不知商董當舉何人。至於會長如可以通融不拘定商業中人則乾翁先生榮榮大才自然不作第二人想。詹公道會長一節原不拘定但商董必須生意中人。延賓道這也不難待治下明日開一名單進來請公祖札諭可也。於是遂各乘轎而散。次日延賓又邀芷萍至家商議創立商會及各業分派商董之策。芷萍道此事當先令商會成立。次再發一傳單令各行業舉幾個首領到商會議事。然後看他們是那幾位來運動想做商董總要宗旨與我們吻合方可將他的姓名開進去。乾翁以爲何如。延賓道很好很好。芷萍隨時推荐了一位做炭行的姓仲名正農。生意中人俱喊他仲二是向來喜歡巴結大老官的。故此薦他爲商會副會長。延賓道副手必須兩人。卽請閣下帮忙罷。芷萍喜極立時拱手稱謝。於是擇了日期假海壽寺的偏殿。卽張掛商務總會的牌子。延賓自命爲總會會長。印了三百張傳單分送各店舖。注明

某某日。在商會開議。每業至少須到三人。這個傳單。一飛闖城。商界中人大吃一驚。並不知這商會是甚麼用場。甚麼性質。大家俱紛紛聚訟。有的疑惑。要寫捐者。有的說商會是保護商人的。必定入了會。他纔保護你。若是不入會。是一定不肯保護的。有的說。我們且揀幾個會說話的去聽聽。風聲也不。要緊。內中有幾位尖酸的。卽想借此機會去巴結巴結查延賓。也是一個生財之道。還有幾位野蠻的。亦想借入會爲名。可以欺侮同業。壓制鄉愚。遂各毛遂自薦。屆期大搖大擺的走入商會裏去。咳。那裏知道此會一開。不但不能保商。反在商界中添出許多小董來。與同業做對頭。這不是結了許多冤家麼。要知當日開會時。如何結果。所舉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紳董連環包攬訟務 巡防虛設空耗捐銀

話說商會成立之日。由正會長查延賓。副會長王正萍。仲正農。特請詹如誠。

大令蒞會。各行業的代表。大家戰戰兢兢的提起。全付精神。勉強擠在大袖子裏邊拱手。自己覺得居然與父母官同座一室。何幸如之。那查延賓得意揚揚的向詹公說道。今日特開大會。要請公祖演說宗旨。詹如誠忙答道。兄弟口音不對。請乾翁代表。罷延賓又謙讓一番。然後向南面直立。並不點頭折腰。眼鏡亦未除。去。即大聲向衆商道。列位。聽者。現在中國與東西洋各國通商。非振興實業。不能奪外國利權。故此先設立一個商會。以爲引導。你們大家總要結團體。多籌些資本。開幾個大公司。雖不講仿造洋貨。也要將本地土產。留心研究。以期各行生意蒸蒸日上。你們自今日起。約在十日內。各將同業之戶。調查數目。每十家公舉一董事。速將姓名送到我這裏。好彙齊請詹公祖札諭。以昭公允。而一事權。愚會長實有厚望焉。說罷昂然而退。各商不但不知鼓掌。即演說之初。看見延賓立在中間。大家都一齊忙忙的立。

起來心中思想道他既然是一個會長立在那裏向我們說話我們如何能坐。在這裏呢。故此直等到延賓說完大家方纔坐下這也不能怪他們俗云不見不識演說的規矩從沒有看見過到那裏會知道呢。詹大令連忙向延賓贊美了幾句隨即乘轎而去延賓等三人送罷仍然就座詢問衆商命意如何衆商唯唯稱是沒有一個敢伸一言半語者延賓道既然大家允洽即請各便罷於是紛紛而散到了五六日後各業的代表陸續將姓名送至商會也有送至延賓家中的果然不久俱由縣官下了札諭各小董事很覺得面孔上有光耀俱到延賓那裏去道謝好像這個董事是他賞賜的時常還要送些禮物四時八節都要去孝敬孝敬深恐有一點不週到即怕延賓到縣裏去說他們的壞處試問可笑不可笑呢看官你心中必定疑惑以爲公舉的董事何以卑鄙齷齪一至於此殊不知梧縣的人生成一種依賴性

質。所有舉董事的見識。總不能脫出兩種範圍。第一是擇同業中人。與城內大紳董有親誼的。或是同族的。第二是擇同業中資本大場面闊的。至於這個人品行如何待同業的人。有熱心與否。均不去管他。所以舉的這班小董事。沒有一個合程度的。不是想去逢迎。即是想去舞弊。能够稍有一點天良。不肯去欺侮同業。這就算是第一好人了。話休煩瑣。單表這商會成立之後。王芑萍即大展神通。一面將延賓巴結得十分週到。不但猜疑他的念頭。絲毫沒有。且時時稱贊他幹練有才。確是一個理劇治煩的州縣能員。一面包攬詞訟。凡商界中人了爭端。些小的事。只要他武斷一兩句。即可了結。若是大事。不能在商會理楚的。即由商會移縣。只須銀子到位。上而刑錢。下而差房。皆是他一手經理。也不知冤枉了許多商民。做書的若是詳細傳述。雖做到一百回。也不能告竣。現在單說一件要緊的事。離梧城十五里。有一小

鎮名荻港。鎮中土箸俱趙姓。有趙雲仙者。家富而無子。二十年前。在育嬰會。抱一養子。名得龍。族中人皆不願意。有遠房侄。乳名群兒。行爲不端。人皆呼他爲趙五強盜。時到雲仙家討錢。索詐不遂。則門窗格扇。立刻搗成齏粉。雲仙怒罵。亦不懼怕。然尙不敢公然忤叔也。一日得龍不自忖度。亦向群兒肆口慢罵。群兒大怒。飽以老拳。得龍大呼救命。家人等見群兒打小主人。卽一齊闕上拳脚。交下不料。傷勢太重。群兒竟口吐鮮血而死。此事一出。衆族人俱不依允。一定要報官相驗。拿得龍去抵償。雲仙沒法。遂趕夜進城。投奔芷萍叩頭。如搗蒜。務要請他相助。芷萍道。此事關係重大。非錢不行。雲仙此時心中甚急。因信口答道。無論如何辦理。只要不加我兒的罪。不要他抵償。雖失去一半家業。亦所甘心。芷萍道。人命關天。非同兒戲。你要請我做。事。湏要存幾千兩現銀子。在我這裏。方好替你招呼。雲仙道。我今天先寫一張五

千銀子的憑據。存在你這裏。明天先送洋二千元。下餘的款。存幾張田契。做個押頭。決不食言。於是芷萍取了筆硯。即令他寫憑據。自己思想一番。說道。要得好。你先去報案。請官下鄉相驗。然後再尋一個群兒的親身人。讓我來開導他。送他幾個稱心錢。令他出頭具稟。攔驗如此。做去向後。雖有神手。通天的刀筆。總難翻得轉頭了。雲仙道。很好很好。即去請代書罷。芷萍揀了一個後輩的代書。在他的秘密室。做了報呈。到梧縣衙裏。去投遞。雲仙飛速下鄉。假裝着預備相驗的模樣。那些本家族人。個個以爲奇怪。有的說道。雲仙糊塗。已極。這樣相驗下來。一定是夢冲家滅門的。也有的說道。他的產業。這個育子。沒有福氣。消受理應。弄到這步地位。話休煩絮。單表雲仙暗中尋了群兒的一個出室姊姊。李趙氏。把他軋到街上。奔赴芷萍家中。芷萍問道。你的兄弟。得了急痧。死在雲仙那裏。你還有話說麼。李趙氏道。這是他們的謊。

語實實在在。是被他們打死的。芷萍道：你已出姓。卽是將得龍抵償。你兄弟的命將來這份產業也派不到你分毫。我看你不如做一個好人替他去攔。驗免得你的兄弟轉世不能投人身。這就是你報答兄弟的好處。雖然得他幾文也不算虧心。了。李趙氏心尙游移。芷萍又道：你卽不肯依允也不能救他。還陽俗云：死者不可復生。你若過意不去。再齋醮他一點罷了。李趙氏又想了一會。轉口道：送我幾文。芷萍道：我已說定。格外加厚送你五百兩銀子。李趙氏心中想道：這種蠢財。從天上吊下來。萬萬不能錯過。卽連忙滿口應允。芷萍大喜。隨卽着人上街打聽。說是本官已定於午後下鄉。因又另喚一個代書。寫好攔驗狀子。又招呼一個熟差領他去投喊。果然馬到成功。一面對結一面飭差保協同李趙氏收尸埋葬。那些本家猝不及防。一時無從阻止。後來有個趙百生出頭控告。詹公總是不准。一因命案重大。不便反覆。與

自己處分有碍。二因刑席已受芷萍囑托。故此批駁不准。趙百生又赴平江府控告。芷萍恐事不妙。趕速至延賓處。直言告稟。延賓急代寫信至平江府。幕友又批飭縣。及至到縣投案。芷萍做了手脚。將百生私押。後來直弄得百生呼天無路。入地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情願認誣對結。且罰他捐一千元。助商會經費。始行釋放。俗云。堂堂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試看紳董的神通。廣不廣開了一個商會。直是添了一座衙門了。此事慢表。再說延賓在梧縣城內。籠信牛文通。王芷萍兩個爪牙。直是無惡不作。二人之外。如宮墅平。已經出洋。還有一個馮瑞華。也是延賓的小腹。專管團練的事。因這團練總董。亦是延賓爲首也。此人並非梧縣產。係淮南營內請來充當教習的。後與延賓相契。遂保他爲坐辦。夜間帶領局勇十餘人。稽查城內烟館茶樓等處。可以隨時捕拿匪類。坐堂審問。雖無一官半職。權柄却是很大的。可

惜那班團練勇程度太低大半俱是亡命之徒與竊賊爲友私通分贓甚至代竊賊把風或因人家驚醒追賊他們反承認代追催賊速行走開故此街市舖戶均不願中團練捐款經費日見支絀勇亦愈裁愈少後來忽然接到縣裏移文云稱上憲鑒於義和團之失敗擬改團練局爲巡防局實行保衛閭閻不得有名無實等語延賓看畢歎息道巡防與團練有何分別總是虛名而已若要認真卽須擴充經費方好辦事因着人喚馮瑞華來家計議不一時瑞華欵然而入延賓因告以移文的大意瑞華道既然如此不妨小題大做四廂多設分局招募巡兵二百名上憲那裏可以報他一千名街市店舖各加捐款二成仍有不敷再爲設法補助刀槍旗幟務要鮮明還要買幾副喇叭幾面銅鼓每逢三入下操這樣就可算實行了延賓道若上憲委員調查人數奈何瑞華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握全權學務處成立 籌的款施粥廠遭殃

話說馮瑞華聞延賓之言。隨卽答道。這事不關緊要。到那時候。分五局點名。自然可以瞞過。延賓道。若委員要閱操。奈何瑞華道。這就難了。凝想移時道。有了有了。但是周折些罷了。我們開辦之初。先招五百名。俟教過步法。卽汰去四百名。留一百名效用。再招新兵五百名。仍依前法。汰四留一。如此辦法。若逢委員來。梧卽將舊有之兵。給以短期口糧。可以敷衍過去。延賓道。此法大妙。卽望閣下施行可也。瑞華於是大張旗鼓。擇了雨花寺。面前空地。築短牆圍繞。以爲操場。所有地方。流氓。青皮。土棍。光蛋。俱各報名。効力。願爲巡兵。後來汰留二百名。分爲五局。每局六十名。虛報說二百名。俗云。瞞上不瞞下。城內的人。那一個不知道。無如巡防局的清帳。自開辦至今。從沒有印過徵信錄。大半總是中飽紳董的私囊罷了。轉瞬秋風。宮長福與汪靜夫。東渡回

梧學生等知識漸開。情願在堂開會歡迎。不肯到河干迎接。祇有馮瑞華領了六十名巡兵到東門外橋頭一路導至學堂。以壯聲威而已。暨平到家後。仍充學堂協理。汪靜夫爲學務辦事處坐辦。二人上了許多條陳。大致的意思。是說一縣之內。不應祇有一個學堂。初等小學尤宜多設。現在淮南省已設總學務處。平江府亦仿行設立分處。我們這裏也可以設一學務處。文書往來上面加一個分字。如此則闔城學務之事均在掌握。雖地方官不能奪我權也。延賓大加賞識。以爲彼等既已出洋。自然眼界高闊。所陳各節均允。逐一施行。於是一面張掛學務處的門牌。一面移文至縣。聲明在官立小學堂內附設學務處一所。綜理城鄉一切學務事宜。以期推廣小學。連日查官牛汪四君皆到學務處。籌議推廣小學之策。牛文通建議以舊有胡公書院改爲模範小學。再將四門義塾勒令改良。汪靜夫道義塾改良太覺讓陋。且

非。籌。有。的。款。改。良。亦。無。下。手。處。富。豎。平。道。二。君。之。議。均。不。錯。鄙。意。梧。縣。城。內。的。善。堂。未。免。太。多。那。些。窮。人。是。向。來。不。識。好。的。聽。他。們。遊。手。好。閒。終。日。不。做。一。事。且。去。放。粥。給。他。們。吃。飽。面。子。上。是。做。好。事。骨。裏。邊。反。是。害。他。們。終。身。依。小。弟。愚。見。如。慈。善。堂。德。仁。堂。的。粥。均。可。停。止。普。濟。堂。的。施。棺。施。藥。費。亦。不。妨。移。款。辦。學。我。們。這。梧。縣。城。以。善。堂。不。下。五。六。十。處。裁。去。三。四。處。當。於。大。局。無。碍。刻。下。談。到。辦。新。政。萬。難。面。面。顧。到。那。些。婦。人。之。仁。可。以。不。必。去。學。他。我。們。中。國。所。以。積。弱。者。即。壞。了。這。些。假。仁。假。義。的。口。頭。禪。乾。翁。以。爲。何。如。延。賓。極。口。稱。贊。道。你。的。議。論。確。有。進。步。與。那。些。守。舊。的。大。不。相。同。但。恐。小。民。無。知。大。家。鬧。起。來。豈。不。是。惹。人。恥。笑。豎。平。道。這。個。更。不。足。慮。我。們。梧。縣。的。人。那。一。個。不。是。虎。頭。蛇。尾。拿。一。頂。大。帽。子。往。下。一。壓。立。刻。鼻。孔。裏。氣。也。不。敢。伸。一。伸。何。況。那。些。小。人。延。賓。於。是。遂。決。計。依。法。辦。理。次。日。四。君。會。齊。又。細。細。斟。酌。布。置。

方法。牛文通道。明日先下手的。第一着是請書院董事。各善堂董事。大家聚議一次。看他們那幾位。順我的。意旨。那幾位。倔強不受我們的指示。然後分竹子看梅花。順我們的將來。雖改設學堂。仍然令他幫辦。逆我們的。即是。不改學堂。亦必設法將他的董事革去。但是善堂之中。有幾處。萬萬不能更改的。如育嬰會之收小孩。普仁堂之施粥施醫。聲名浩大。決不能立刻變動。否則恐遭萬人唾罵。此等董事。可以不請。又如恤嫠難民等局。經費無幾。汰之無益。這等董事。亦可不請。汪宮二君。亦贊此議。遂飭書記員。趕速檢點各董事姓名。開列清單。令僕人分頭去請。約定某日午後。大會於學務處。不提單表。那些善堂董事。個個總是虧空公款。推原其故。祇因一做了董事。又沒有分文半鈔的薪水。官衙裏三節兩壽。是要應酬的。大董家中有紅白大事。更要加重幾文。辦些禮物出門拜賀。又要乘轎。又要雇一個長隨。屋裏向。既然。

常有貴客往來，即不得不略爲鋪設椅被桌圍，皆是要拿錢去買的。所以外人不曉得做董事的苦衷，只是要罵他們忍心害理，侵蝕公款。那裏曉得侵蝕公款還是一個好董事？若只借董事爲護身符，倚官仗勢，欺辱平民，包攬些官事，索詐銀錢，害人性命，只顧自己造房子，穿衣服，嫖妓院，終日花天酒地，這乃是董事中的第一等罪人。閒話休絮，再表延賓的帖子，自從各家分散後，嚇得那些董事屁滾尿流，個個俱恐怕，定要清帳。及至到了那日，大家皆整肅衣冠，搖進學堂。墅平等均坐在主位，因來客的年紀皆在五六十歲左右，大半俱是前輩，不一刻，延賓戾止，大衆齊至階下，恭迎入室。後一定要扯延賓上坐，延賓謙讓一番，見大衆執意遂昂然就了首座。墅平允發議論，表明今日奉請之意，是爲的要推廣小學第一端，是沒地基第二端，是沒經費。意欲就各項公款內籌撥，除書院義塾外，且要讓出三四處善堂來，方可

敷用。各人聞豎平之言。俱默不一語。延賓接口道。你們不必觀望。這個事。令出。惟行是無可挽回的。不過有一句話對你們講。你們只管放心。前賬決不推。敲向後的。經費總湊撥出三成。至於那經費太少的善堂。有名無實。不如將房屋改爲學堂。仍留你們管理。庶務卽算二十分體卹了。衆董唯唯。心中七上八下。毫無主見。只得辭別而去。後來豎平文通等。詳細鉤稽。核定停止。慈善德仁二堂的粥廠。取其地基。建初等小學堂。其餘普濟等堂。均每年提撥三成。不得隱匿一切賬目。統歸學務處催提開辦。此議一出。該兩堂董事到也。沒甚麼議論。惟有那班吃粥的窮民。大家愁眉雙瑣。大失所望。也有哭的。也有罵的。也有說大家燃一炷香去燒董事房屋的。無如時在九月。去放粥時。尙遠。人散口雜。不能齊心。只得街談巷議。紛紛歎息。罵他們。今身作孽。轉世受苦。變牛變馬而已。後來慈善改爲強明學堂。德仁改爲宏仁學堂。胡

公書院改爲時雨學堂。一掌金均由學務處開支。每年統計進款約有二萬金之鉅。乃猶不知足。無論甚麼田土債務。只要借助學的名目。彼等卽包打贏官事。包討陳賬。實在弄得不成事體。獨有一個姓朱名澍田的。他的學問到也很有點根柢。卽是朱均衍之弟。向來以館餬口。有志攷求新學。久以私塾教法爲不合。那一日購了一部欽定學堂章程。見上面有民立學堂規則。因到縣內具稟。創辦一民立學堂。論其本意。也不過恐怕學堂日多。私塾大受淘汰。故此改良教法。以提倡風氣。並沒有別樣思想。那曉得這個知縣。他不明白民立之理。誠恐一經批准。又要請他籌款。於是批了一個半面的批語。末尾有候移咨學務處察核定奪之語。澍田不服。後來又赴淮南省提學使那裏去進稟。當蒙批准。回家開辦。卽於次年正月開學。所招學生約有三十名之譜。因陋就簡。到也有誦堂有講堂。布置妥洽。不料此事觸了延賓塾

平等之忌諱。第一是沒有待他們察核。卽赴省具稟。明明不受他們學務處的管束。第二是他們辦學開支。動輒萬金。初等小學亦要數千金。這裏民立一開分文公款。俱無居然也能支持下去。豈不是顯出他們的用度過多了麼。於是聚議多次。無不切齒痛恨。總以推倒朱氏民立學堂爲第一要着。雖明知奉憲批准。絕無阻止之理。而窮思極想。必冀終達其目的。一日野平向延賓道提學使。近日來文。不是說各科學要教習編講義麼。我們這裏三四個學堂。大家湊一湊。亦可敷衍完全。那個民立學堂。沒有幾位教習。到那裏去編講義。似可以用一個照會去難他。一難看他。到那裏去逃。生延賓道妙。因卽令書記起艸。照會朱氏民立學堂。務要按月將各科學講義裝訂成冊。送至學務處彙呈等語。朱澍田自從接到這個照會。通夜不寐。幾乎躁出病來。總想不到一個抵制的妙法。欲知後來朱澍田究竟如何答復。且聽下

回分解

